

试论简化字中的声旁混同现象

夏 军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 200031)

摘要: 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 为了笔画的简省, 经常造成形声字声旁的混同。而这些混同的声旁, 其表音功能的强弱有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具体表现在表音的精确度和表音的系统性上。有些形声字简化的“类声旁”已经完全不能表音, 从汉字构形的角度来说, 实际上已经记号化了。另外, 在研究声旁混同的现象时, 还要正确处理历时与共时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 汉字简化; 声旁混同; 表音功能

中图分类号: H124.2 **文献标识码:** A

汉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与汉语表达相适当比较完整的意音文字体系。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的内部各个组成要素之间总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 特别是它的记录对象——汉语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着变化和调整, 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汉字形体由繁到简的变化是汉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重要规律, 这是由文字书写的便捷性要求所决定的。但是汉字如何进行简化, 却不是随意的, 它要受到汉字意音体系的限制。

在现代汉字中, 形声字占绝大多数。汉字的简化, 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汉字形声系统中构形要素的变化。通过对《简化字总表》的调查, 我们发现存在有这样一类简化现象: 繁体形声字中几类不同的声旁在简化以后混同为同一个声旁(或“类声旁”)了。根据简化以后这些声旁或类声旁的表音功能的不同, 我们可以将这类声旁混同字分为两类:

一、简化后混同的声旁能够或基本能够表示形声字的读音的。

表音功能是声旁在形声字构形中的基本功能。声旁表音功能的强弱,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表音的精确度, 是完全同音还是读音相近(如“双声”、“叠韵”等); 2. 表音的系统性, 某个声旁表某种读音, 是具有规律性的, 还是孤立的, 带有偶然性的, 这主要体现在同类字的多寡上。显然, 表音的精确度高、系统性强的声旁, 其表音功能就强; 反之, 表音功能就相对较弱。能够或基本能够表示形声字的读音的混同声旁在简化字中还是相对较多的。

例如, “庐、芦、炉、沪”中的“户”旁, 从表音的精确度来看, “户”与“沪”同音, 精确度最高; “户”与“庐、芦、炉”叠韵, 精确度次之; “驴”中“户”旁的表音精确度最低。从表音的系统性来看, “沪”与非简化字“庠、扈”均读“hù”音, “庐、芦、炉”均读“lú”音,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从繁简转换的角度来看, “庐、芦、炉、驴”分别由“廬、蘆、爐、驢”简化而来, 它们的声旁“户”都是由“廬”转化来的(“廬”作为单字则简化为“卢”, 这可能主要是为了与门户的“户”相区别), 在表音的精确度上有所降低, 在转化的规律性上则还是较强的。这样, 繁体中从“廬”表音的“廬、蘆、爐、驢”与从“扈”表音的“滬”字在简化后声旁均混同于非简化字“庠、扈、雇、妒”等字所从的“户”, 使得作为声旁的“户”的表音范围有所扩大(增加了“lú”音、“lù”音), 而表音的精确度则有所降低; 从书写的角度来看, 笔画则相应地有所减少, 这可能是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 具, 书写的便捷性与表词(或语素)的精确性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

又如形声字“朴(樸)、仆(僕)、扑(撲)”与“补(補)”以及“讣、赴”原来的声旁

不同，简化后均从“卜”声；“吓（嚇）、虾（蝦）”的声旁简化后混同为“下”，均为这一类情况。

二、简化后的声旁由于讹变或其他原因混同为另一个偏旁，已经基本上不能表示形声字的读音了。严格说起来，这类简化字已经不能被称为形声字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繁体形式都是形声字，简化后的形旁又未发生变化，在形式上显得仍然是形声字，因此我们暂时将这类“声旁”称作“类声旁”。

例如陕西的“陕”繁体写作“陝”，《说文》云：“陝，弘农陝也。古虢国王季之子所封也。从口，𠂔声。”它的声旁“𠂔”读作 shǎn，是“偷东西藏在怀里”的意思，与“陕”完全同音。汉字中还有个“陕”字，《说文》解作“隘也。从口，夾声”，这就是“狭隘”的“狭”的本字，读 xiá，声旁“夹”与“陕”叠韵音近。后来，由于“狭隘”的“陕”多借“狭”表示，“陕”字的使用频率十分低，在简化过程中，就用“夹”的简化字“夹”代替形近的“𠂔”旁，于是“陕”字就简化作“陕”了。不过，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说，简化字陕西的“陕”所从的“夹”与“峡、挟、狹、俠”所从的“夹”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后者从繁体“夾”字简化而来，与“峡、挟”等字叠韵，因此可以基本表音；而前者可以说是“𠂔”旁的讹变，已经完全不能表示“shǎn”音了，只能算是“类声旁”。从表音的系统性来看，同样从“𠂔”声的“陕”并未简化，使得“夹”作为“陕”（shǎn）音的类声旁成为孤例，进一步弱化了“夹”作为“陕”（shǎn）的类声旁的表音功能。

又如舒适的“适”，繁体写作“適”。《说文》：“適，之也。从辵，啻声。”声旁“啻（商）”与形声字“適”读音相近（今属叠韵关系）。又汉字中本有个读“kuò”音的“适”字。《玉篇·辵部》：“适，疾也。”《正字通·辵部》：“适，本作‘𠂔’。”“适”字在古代常用作人名，如“南宫适”、“洪适”等均读作“kuò”。从汉字声旁的系统性来讲，从“商”声的字今天大多读“dī”音（在字源上，“商”来源于“啻”，“啻”《说文》云“从口，帝声”），如“滴、镛、嫡、敵”等，“適”古一音“dī”，同“嫡”，如《诗·大雅·大明》：“天位殷適，使不挟四方。”毛传：“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熹注：“殷之正適，殷之適嗣也。”而从“舌”的字大多从“𠂔”（guā）声而来（这是由汉字的隶变造成的），如“刮、鵠、话、聒、活、括”等。汉字简化前，舌头的“舌”本身是很少充当声旁的。“適”简化作“适”[成为“适”（kuā）的同形字]，可以看作声旁“舌”（shé）与“适”（shì）的双声关系，但这只是“舌”作声旁的特例，不具备系统性，它与“刮、鵠、话”等从“𠂔”而来的声旁“舌”相混同而读音却截然不同。可是当“敵”字沿着由“適”而“适”的道路简化作“敌”时，“舌”已完全丧失了表音功能而成为一个“类声旁”。

除了以上两类声旁混同字外，简化字中还有一类字的声旁，如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它们与某些繁体字的声旁是混同的；可是由于这些繁体字的声旁又有了相应的简体形式，因而如果从简化后的共时层面来看，它们又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声旁混同现象。

例如“宁（寧）作为可作简化偏旁使用的简化字，可类推出“拧（擰）、泞（溼）、泞（嚙）、犎（犖）”等形声字。可是汉字中本有个读“zhù”的“宁”字。《说文》：“宁，辨积物也。”也就是贮藏的“贮”的本字。“宁”（zhù）在繁体中常用作形声字的声旁。如“貯、苧、佇、紵”等。这样，如果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拧、泞、泞、犎”和“貯、苧、佇、紵”的声旁

就相混同了，可是读音却是两个系统。也许是为了避免声旁的混淆，简化字中的声旁“宁”（zhù）全部简化为“冫”，从而使得在简化后的共时层面上，“拧、哼”等和“贮、苙”等就不存在声旁的混同了。

综上所述，在汉字简化的过程中，为了笔画的简省，经常造成形声字声旁的混同。而这些混同的声旁，其表音功能的强弱有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具体表现在表音的精确度和表音的系统性上。有些形声字简化的“类声旁”已经完全不能表音，从汉字构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已经记号化了。另外，在研究声旁混同的现象时，还要正确处理历时与共时的关系问题。

The confusion of phonetic componen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XIA Jun

(Shanghai Educational Press, Shanghai 20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reduction of strokes sometimes leads to the confusion of phonetic parts. Some phonetic parts is weakening in function; some has become signs and lose the function of phonetic parts.

Keywords: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onfusion of phonetic component

收稿日期: 2003-09-01

作者简介: 夏军(1969-), 男(汉族), 安徽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